

# 生与死

郭爾巴托夫著  
付 克譯



東北書店印行

# 生与死

西田几多郎著  
林一译



商务印书馆

死 與 生

著 等 夫 托 巴 爾 郭  
譯 克 付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891.73  
309  
202

---

# 生 與 死

1918.6.初版

著 者 郭爾巴托夫等著  
譯 者 付 克 譯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  
梅河口 赤鱗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

---

佳. 1—10000.



## 與 死

---

8. 初版 佳, 10000.

定價：500元

## 目 錄

- 一、生與死……………郭爾巴托夫（一）
- 二、細節……………拉甫林涅夫（九）
- 三、克里夫曹夫……………伊里雁科夫（一九）
- 四、老太婆……………拉甫林涅夫（二八）
- 五、格拉莎阿姨……………安東洛夫（三八）

# 生與死

郭爾巴托夫

同志！

剛給我們讀過了命令：於黎明時——進入戰鬥。而距離黎明只有七點鐘了。

現在是夜間，星光遠遠而微弱的閃爍着，萬籟俱寂。隆隆的砲聲已經停止了。鄰友們仍然沉醉於殘夢中，隱約地可以聽到在哪一個角落裏有手鍵聲，通訊員在低微地談論事情聲。

這是那樣特別沉寂的幾分鐘，這幾分鐘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定會有這麼一個時候，我會回憶到今天的這一夜——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的這一夜。月亮是如何懸掛在頓尼茲區的曠野底天空上。星斗確像受了凍的一樣在顫動着，鄰友們是如何地輾轉於夢鄉中。而籠罩在山崗，戰壕，火力陣地之上的是可怕的，帶威嚇性的，帶火藥氣息的靜寂，響戰前的靜寂。

我躺在戰壕中，用一邊潮濕的外套遮住燈光，給你寫信並想着——從北冰洋到黑海，數百萬的戰士和我一樣，今夜都躺在鋪滿着枯葉的，潮濕的地面上，等待着黎明與戰鬥，考慮着生與死，考慮着自己的命運。

同志！

很想活下去。

生活，呼吸，在大地上行走，仰望着頭上的天空。

但是我不願以一切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我不同意隨便的一種生活方式。

昨天有一個人『從那岸』爬到我們的戰壕裏來了——是從德軍方面來的。他以浮腫了的雙腳與手，已經破裂了而流着血的兩肘，爬到這裏來了。他看見了我們好像是自己人一樣之後，就哭起來了。他緊握著兩手，總想擁抱一下。他的臉在顫動着，而他的嘴唇，也同樣在顫動着。

我們把自己的面包，豬油，香烟都送給了他，當他吃飽並已經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就向我們談起德軍了。談起了橫暴拷打和掠奪。聽了他底話的戰士們的血都沸騰了，心激昂的跳動了。

而我呢，僅僅看見了這個人的背部，不斷地望着他的背部，而這個背部，比任何故事都顯得可怕。這個人在德國的統治下，生活了僅有一個半月，他的背部就已經灣曲了。像把他的脊背都折斷的一樣。又好像他在整整一個半月裏，時常是彎曲着腰，抖擻着縮着背，等待着挨打似的。這是不自由的脊背，是奴隸的脊背。

『直立着吧！』——總想對他叫一聲。『唉！展開兩肩吧！同志！你是站在自己人中間啊！』這就是當我看見了，最清楚地看見了他的背部的時候。德國人給我的印象：這是被過度損害了殘廢了後



背底生活。

同志！距黎明還有五點鐘，經過五點鐘之後，我將進入戰鬥。不是爲前邊那個灰色土崗同德軍搏鬥，而搏鬥是爲了更大的東西。這是會決定：誰將是我底命運的主人；是我還是德國人。

直到現在我，你，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依據使命，給自己選擇了勞動；依照智識給自己選擇了職業，按照心情給自己選擇了女友。在自由的土地之上的是自由的人們。我們勇敢地望着明天。整個國家是我們的祖國。在每個家庭裏，是我們的同志。任何一種職業，都是有名譽的，勞動是剛毅的光榮的事情。你知道：你在鑛井裏所開採出的每噸新的煤，都給你帶來了光榮，榮譽和獎賞。你在集體農莊的田野上所收穫的每五十公斤的穀物，都增加了你底財富，你底家庭底財富。

可是，德國人打來了，德國人將成爲你的命運底主人，他要踐踏你的今天和掠奪去你底明天，他將支配着你的生命，支配着你的房舍，支配着你的家庭。他會剝奪你的房舍，而你便只得離開親愛的家庭，曲着背跑到大雨之下，風雲之下，惡劣的天氣之下去。他或許也能留你一條性命，他需要勞動的牲口，——並且他將把你弄成一個被過度損害了和挫傷背部的奴隸。你收穫的五十公斤穀物，——他會把這穀物掠奪去，使你仍然是一個飢餓者，你開採一噸煤，——他也會掠奪去，並且還要咒罵你：『俄羅斯的豬，你的工作不好。』他對你將永遠是俄羅斯的伊萬，下流的東西，賤貨。他將強制你忘記你自己祖先底語言，你會用這種語言在愛情上你被未婚妻承認過。他強制你學會狂吠的德國口調，可是當他聽見你咬舌地學說異己的言語時而來恥笑你。

他會毀滅你一切的理想，輕蔑你一切的希望，你幻想過：要你的兒子成爲一個學者，成爲一個工程

師，成爲世界上卓絕的人物。可是德國人不需要這些俄羅斯的學者，他連自己的都讓腐朽在狗羣之中了。他需要愚笨的工作的畜牲，他將一次奪去你的兒子底童年，青春和將來之後，而驅使他去充當苦力。你注意和愛護你自己的美麗的女兒，你同你的妻子會多少次俯首於你的瑪麗卡底潔白的小床上幻想着她的將來的幸福。可是德國人並不需要清白的俄羅斯的姑娘，而 he 會把你所誇耀的——瑪麗卡高才女性，美妙少女，拋棄到娼妓院中去讓那放肆的下流士兵來玩弄。

你以自己的妻子阿克三娜而自豪，她是我們礦井上第一個出人頭地的姑娘啊！大家都羨慕你。可是人們在奴隸制度下是不會好的，不會年青的，你的阿克三娜將很快的就會變成一個老太婆，一個彎了背的老太婆。

你敬重你自己親愛的長者——父親和母親——他們撫養過你，國家幫助你給他們安置了安靜的而受尊敬的高年。可是德國人不需要這些年邁的俄羅斯人，這些老人沒有勞動的牲口的價值，並且德國人也不會把你親手收穫來的五十公斤的穀物中的一克分給你來奉養你自己底雙親。

或許你能忍受這一切，有可能你不會死，愚蠢之後去當順民，你將過着盲目的挨餓受凍的，毫無喜悅的生活！

我不願過這種生活！不，不！不願意，不，寧肯死都比過這種生活好些！不，寧願讓刺刀刺着我的咽喉，都比枷鎖套在我脖子上好些，我情願作一個英雄而死掉，比做一個奴隸而活着要好些！

同志！

距黎明還有三點鐘，我的命運掌握在我的兩手中，我的命運掛在刺刀尖上，而我家庭的命運，國

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也同我的命運一起掛在刺刀尖上。

### 三

同志！

今天白天，我們槍斃了第三連底戰士——安東屈維林。

整個一團人站成了一個很大的四方陣。天是陰森森的，黃色的樹葉飄蕩蕩地落在爛泥中。我們的隊形是肅靜的，沒有一個人隨便亂動。

他背着手站在我們的前面，穿着一件沒有皮帶的大衣。安東屈維林是一個可憐的胆怯者，叛逆者，是一個逃兵。他的眼睛卑劣地望了一下四週，但沒有直看着我們的眼睛，他怕我們，怕我們的同志，這就是他出賣了我們。

他願意德國人勝利嗎？不，當然他像一切俄羅斯人一樣是不願意的。但是他的胆量是鬼子的，心是鼯鼠的，他也一樣，大概，他考慮到了生與死，考慮到了自己的命運，他這樣判斷了自己的命運：『我的命運，在我這張人皮上。』

他曾以為，他的打算是巧妙的：『我國勝利了——當然很好，我恰恰可以保護住我這張人皮，假如德軍戰勝了，那麼有什麼關係呢！給德國人去當奴隸！我這張人皮還可以包在我的身上。』

他袖手旁觀，想逃避戰爭，似乎戰爭是可以躲避的，他曾想，爲了他，爲了他的命運而鬪爭的而死亡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同志們。

喂！安東屈維林，你想錯了！假如你躲避到樹林裏去的話，那誰都不會爲你而戰的。這裏每個人，爲自己而戰，亦即爲自己的祖國而戰！爲自己的家庭而戰，亦即爲祖國而戰！爲自己的命運而戰，亦即爲祖國的命運而戰。你聽到嗎？你不要把我們和祖國分開，我們同祖國是心、血、肉相聯的！它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它的滅亡就是我們的滅亡，它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當我們在將來勝利了的時候，我們將問每一個人：『爲了勝利你作了些什麼？』我們一點也不會忘記，我們對哪一個人，誰都不會原諒的。

看！安東他躺在草叢中，他是一個可惡的人，他當祖國處在極度危險的時候，他把自己和祖國分開了，他爲了一條狗命，而愛惜自己的一張人皮，並且也找到了狗一樣的死亡。

而我們呢？成隊的用鐵一樣堅強的步伐，走過了他的近旁，將毫不顧盼毫不留戀地走過了他的近旁。於黎明時進入戰鬥，要向刺刀衝去，毫不姑惜自己的生命，進行戰鬥。有可能，我們會死，然而談論到我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會說：『我們是胆怯者，我們這張人皮，對於我們比祖國更高貴一些。』

#### 四

同志！

距黎明還有兩點鐘了，讓我們來幻想一下吧！我以人的肉眼，來透視這種黑夜，這是由於戰爭與死亡底逼近而讓人們來洞察未來，經過許多夜、天、月之後，我還要向前看，並在愁苦的山崗的那邊我會看到我們的勝利。我們是一定獲得這一勝利的！經過血的洪流，經過許多艱難與痛苦，經過戰爭

的泥濘與恐怖，我們定會走到這一勝利，走到完全戰勝敵人的勝利的！我們因勝利而受苦，我們定會爭取這一勝利的。

請你回想一下戰爭前的幾年，戰爭的威嚇總是掛在我們的整個這一代的頭上。我們過去生活時，勞動時，撫愛妻子時，教養子女時，連一分鐘也未會忘記過：在我們國境之外，兇惡的野獸總在嗅着，活動着。我們的鄰人就是戰爭，這種毒蛇的呼吸，毒害了我們的勞動，生活，愛情。我們睡覺都是不安寧的，我們不把舊戰衣收藏到箱底上去而等待着。

敵人已經進攻我們了，看！他已經在我們的土地上了，恐怖的戰爭正在進行着。不是生便是死，現在，和平妥協是沒有的，選擇的餘地是沒有的。是窒息是消滅，總要一次而永遠結束希特勒的野獸，當把最後一個法西斯匪徒埋到墳墓裏去的時候，當最後一排砲彈停止聲音的時候，——這真是一場惡夢一樣，褐色的惡魔才會消散，靜寂才會到來。同志！我們不僅將聽到快樂的森林，將如何的用枝葉而喧嘩。我們將聽到全世界全人類將如何的輕鬆而喜悅地呼吸。

我們走進了由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和村莊，迎接我們的凱旋的靜寂——充滿了幸福心情的靜寂。而以後呢？——冒起烟來的是恢復起來了的工廠。生活將是沸騰起來，這是多麼美滿的生活呀！這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同全體人民，共同兄弟友好的生活。

爲這樣的生活而死，不算什麼一回事，這不是死，而是永生。

## 五

天亮了，同志……

在大地上已過去了的是怯懦的灰色的蔭影，如像在今天黎明時所呈現的——這樣美麗的生活，對於我從來尚未呈現過。看啊！頓尼茲區的原野，是如何美麗起來了，白皚皚的山，在太陽光下，是如何地快樂起來了，簡直變成銀白色的了。

對的，很想活下去，想看到勝利，想把我的女兒，小而捲髮的頭，緊抱到外套裏來。

我很喜歡活着——因此，現在我走上戰鬪，我為生活而走上戰鬪，為真正的而不是為奴隸的生活，而走上戰鬪。同志！是為我的兒女們的幸福而走上戰鬪，為我的祖國的幸福而走上戰鬪。我喜歡活着，但我並不愛惜這生命，我喜歡活着，但我並不怕死，我作為一個戰士而生，也作為一個戰士而死，——這就是我對生活的了解。

天亮了……

曲射砲在囉囉的響了，這是砲兵的準備射擊。

現在我們也要出動了。

同志！

在親愛的頓尼茲的原野上，太陽升起來了，這是戰鬪的太陽。

在太陽的光芒下，堅決地向你宣誓，同志！我在戰鬪中決不發抖，即便受傷——也決不掉隊，即便被敵人包圍，我也決不屈服。現在我的內心中，既沒有恐怖，也沒有驚慌，更沒有對敵人的憐憫

——有的祇是憤怒，嚴酷的憤怒，心在刺痛，這是我們生命攸關的戰鬪。  
我走上戰鬪。

## 細節

拉甫林涅夫

上校坐在一張凳子上，把他那寬大而美麗的手放在沒有上過油漆的松木的桌面上，細聽着師政委的談話，機械地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有節拍的鼓點。

上校的手將政委的，以及那年青的，晒得黑黝黝的，愉快的、剛從砲兵隊叫到司令部裏來的砲兵中尉的視線吸引過來。這一雙手是非常漂亮的——有勁、英俊、生着筋肉發達的長長的手指。使人感覺這雙手非常善於準確地觸覺任何物件特有的技巧，而且又會用那幾乎是孩子般的溫柔去撫愛它們，同時，一旦發起脾氣來，它們也極會破壞和毀滅任何最堅固的東西。

中尉幾乎公然地欣賞起這雙手的表現力和氣力來了。政委則平靜地用那在生活經歷中到來的，不很明顯表示自己底感情的成人的凝然的注意力觀望着它們。明顯的，就是政委也很喜歡這雙男子的美麗的手。上校是一點鐘以前到達師部的。可是還在昨天夜裏通訊值日員便收到了從軍部拍來的無線電報，電文中通知說，有位有名的製砲設計師留比莫夫上校將抵師部，以便在戰鬥條件下，觀察剛剛出品的砲兵新火器的技術。最初的樣品已在師部直屬砲兵中隊裏試驗過了。

上校照着電報中所指定的時間，一分鐘也不差的到來了。這時，師長正需要立刻去前線，因此政

委便接待了新到的客人。這位上校和政委並不相識，政委也和他初次見面，然而當客人剛從前方用的輕便汽車裏爬下來，轉告了政委內戰時期的一位老朋友——現在東方步兵工廠的經理——帶給他的問候以後，他是多麼愉快而吃驚呵。這意外的情況，立刻就消除了那種不相識的人們（即或屬於同一圈子或同行中的）在相遇的最初一瞬間的通常的侷促不安。政委回憶起是有十年沒見面的朋友，在談話中，馬上就找到了那種樸素的、信任的音調，而這調子是在沒有任何聯繫的兩個談話者之間很難建立起來的。

上校留比莫夫把那派他任務的砲兵總部底命令呈給政委看了，並且說，他希望能盡快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便及早返回原部，因為那裏他還有許多急待解決的事情，他是不能長時間放下這些事情的。

「那當然再好沒有了，上校同志！」政委說，一面把那保存送來簽字的文件公事夾拉到自己的面前。「我們盡量給你一切幫助。這位中尉同志立刻同你一塊兒到中隊的駐防地去。我介紹你和中隊長認識一下，以後你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欣賞你底「少女」（即指新製的大砲——譯者註）了。」

上校站起來，從容不迫地整理了一下制服上的腰帶。

「正好，政委同志！你的意見很使我感到興趣。」他說：「看來你們已經能够在相當的長時間裏觀察這「少女」了。你覺得如何？它在目前階段已經算是厲害的新武器呢？或者在將來正式出品時還需要改變構造？」

政委也站了起來。

「我認爲這玩意兒還不壞，」他開玩笑的說：「說實話，我們是非常滿意的，但是弗利茨們却是



很生氣的。就是這一點本來也需要我們證明的。至於應不應再添些，或者再改變些什麼，這已經是  
你考慮的事了，因為你是砲學專家，會觀察的更清楚。請你回到我們這兒來過夜，我給你準備一個較  
舒服的地方。」

政委把手伸給上校，上校的一隻結實的、漂亮的手關節，以有力的緊握把他底手握住了。政委將  
手從緊握中抽出之後，他把它在空中用動了幾下。

「噢！噢！」他說：「你是不是曾經拿馬蹄鐵在手上練過了工夫？（是一種練習手力的方法——  
譯者註）。」

「沒有，」上校有些張慌失措了，「我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在煉鋼廠裏工作過一個時期，這種工作  
鍛鍊了我的手勁兒……至於回來過夜，我想還是留在中隊裏較好些，總歸我要在那裏工作三天，每天  
來回跑不是太麻煩嗎？事情完畢，就一直從那邊回去好了……舒服不舒服，我倒不在乎，雖然「在戰  
場上，亦即在戰場上」這句俗語被人說濫了，可是一時還沒有想出別的恰當的話來說明。」

「不，上校同志，」政委笑起來，「請不要破壞我們的規矩，也不要叫我提醒你關於「外路的和  
尙宿人家的廟」的諺語。你還應該見見師長，如果你連面也不和他見一次，他會不高興的。最後，我一  
定要請你帶封信給比特羅赫。我和他好久不見面了，所以要給他寫上幾句。你一定要告訴他，說我非常  
想念他，而且想見見面……中尉同志，我當面委託你，要保證上校同志夜裏回到這裏來，明白嗎？」

「明白了，政委同志。」中尉立正着。

門在上校身後關閉了。政委從胸裏掏出了自來水筆，開始看起文件來。他在第一份文件上簽了